

羅曼諾夫著

一個婦人的信

林淡秋譯



10/19/50.
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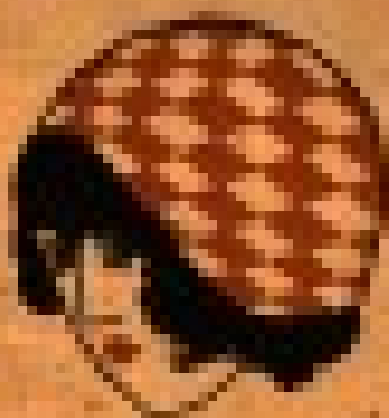
光明書局



蕭大恩著

一個婦人的信

羅氏文館



上海書店

2
879.577
6060

一個婦人的信

羅曼諾夫著 (84)

林淡秋譯

1934

光明書局

中華民國廿三年三月初版發行

一個婦人的信（全一冊）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羅曼諾夫

譯者 林淡秋

發行者 王懷建

印刷者 蔚文印刷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五〇號
光明書局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分局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十五號

「親愛的奧爾伽：

我的舉止已在親戚朋友中引起了這樣的驚異和閒談，竟使我要把自己的過錯的底細用文字來公開了。或許你會瞭解（雖然別人是不会的）我過去爲什麼有那樣的行爲。

1
——
自然，我現在做這件事，並不想誘導我的親戚朋友相信我是正當的。誰是正當的這個問題，是不干他們的事。他們只希望再有一個議論的機會。我已看出了：人們愈嚴重地討論道德諸問

題，則他們愈喜歡議論這件事。

那些懦怯的偽君子的靈魂的核心，大概是腐爛了的——爲色情浸透了的——而想藉着無微不至地解剖他們的隣居的生活的內層，平平安安地無可非議地滿足自己的熱望。

如果世界上有一個閱歷過同樣的經驗，能夠瞭解我表現那些往往沒有適當字句可以形容的思想之困難的靈魂存在着，那我就十分滿足了。

只有一個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着我目前所寫的一切的人兒纔能理解牠。

這是我寫信給你的目的。

第一信

「一個婦人還能需求什麼呢，如果牠生平許多年來都佔有着一個專誠不變的愛人？」——剛在一星期前我這樣問過自己。

每當我接觸到現時男女間的淡薄的情誼的時候，我總不禁憐憫那些完全放棄了關於婚姻的保障的念頭的苦惱的人們，而同時我又感謝命運直捷地給我一個親愛的好人兒，沒有帶來什麼不幸的使人後悔的錯誤，而這個人兒又沉靜，又和藹，這對於快樂的婚後生活尤有無上的價值。

命運送給我一個男人，他在他的激情一度被喚醒之後就變成

了一個朋友和有益的侶伴，給我沉靜的愛：我從不以爲這件事真是什麼幸運。有一個時候，我想：每一個婦人的願望都應該是要同着一個心愛的男朋友走完人生的旅程，要知道世界上有一個人兒的存在，你在苦惱和絕望的時候可以像去到或處避難所似的跑到他那兒去的。

有一件事情使我煩惱，那就是在過去兩年中我倆中間有了靜默的時候。因爲，你該知道，一個婦人初次和一個男子結合的時候，總有許多許多事情要問，要發見他內在的自我，要知道他在種種事物上有了怎樣的感覺，要聽聽那些產生於一個只是部份地被認識但有神祕的親密的靈魂中的新思想。而同時你自己也要告訴他你不會和別人討論的事情。

你每天漸漸地在自己的內心中和在他的內心中發見了一些新的東西，而你又伴着跳動的心兒把牠傳給你的新朋友——這是只有人類可以獲得的絕大的快樂之一。

你感覺到自身中產生了或種新的活動，覺得你的腦子對於那些在你自身中的和在那另一個人中的極細微的感情和思想，益發銳敏了，益發富於感受性了。這好像你已啓發了一種工廠，在你的生活中製造着從前所缺少的材料。

我經驗過這個，而且還記得我的靈魂的奇異的蛻變，當牠爲那些從牠自身中產生出來的各種各樣的感覺所充實而快活起來的時候。

但接着牠就開始消逝了。我們靜默了很長的時間，這時，我

們單獨在一塊兒，找不到一點談話的資料。這好像我們曾經蘊蓄着一份兒有限量的內在的財產，牠在我們初會面的新境界中消耗盡了，一點沒有留着什麼了。

我記得自己常常企圖着用假裝的溫柔，慇懃和關懷來把我倆從前所有的那種熱情和興趣之缺乏掩蓋在我們日常的親誼之中。就是這種時候，也沒有什麼足以摧毀我倆的生命的東西存在着。有的不過是（像我有時感覺到的一樣）對我自己感到一種漠然的不滿足而已。

這種情形，在春天，在春天的傍晚發生得特別多，那時，許多穿着最出色的衣服的人們在鎮外散步，穿着白色運動衣的青年們也在高松的蔭蔽之下的空地上運動。

在這樣的傍晚，我們在一个四週圍繞着正在開花的紫丁香的隄岸附近的一條長橋上一塊兒默默地坐着，當山鴉在他們的窠裏用着春天的聲調叫着的時候，我開始覺得生命在經過我們的身邊了。我覺得有一種東西在我們的心靈中停止了，我們的內心中沒有了那種似乎存在於週遭的萬彙的內在的活動，我們的銳敏和感受力都消失了——我們週遭的萬彙的一切活動都消失了。

我那時湧起了一個想頭，以為我的丈夫是不能完全辭其咎的，他好像不再像我自己那樣的感覺了。

他像一個看護人（Guardian）似的到處跟着我，他的緘默和沉靜在我的漠然的願望上震響着，以回應這春天的艷麗。

這好像我們是被判決了要永遠在一塊兒似的，因此我絕對

不能夠隻身跑到一個地方，那兒我可以照我自己的意思享受生命。

但要告訴他這些事情，却是不可能的事。他會深深地被惱怒了，而且自己又不能說出什麼話語，這反增強了我內心中大部份是對他的那種不滿意的感覺。

有一次我開始哭了，這哭是沒有顯明的理由的，我不能給我的丈夫什麼解釋。我有一種漠然的感覺，覺得我的生命已經停止了。樣樣東西都在動着，而我却是靜止的了，我站在他的身邊，不能告訴他我那種恐怕使他痛苦的情感。

這倒使我得到一個這樣的見解：你使這個在你身邊的人兒覺得一切都是好好的，他沒有使他煩惱的心事，因此就沒有改變你

倆的關係的必要，這種改變會使你引起他的誤解，而這誤解一旦發生，你們兩人的道路就愈走愈遠隔了。

我似乎應該感謝上帝，因為春已來了，而且發見我們依然是在沉靜的互戀中過日子是老樣子。但事實却不如是。我往往發覺自己在注視着我的丈夫，當他沒有看到我的警視的時候，同時我對自己想道：他內心中有一種東西永遠停止了，而他自己却連疑惑都不疑惑到這一點呢。

第二信

現在，對於這種事情毫無經驗的我，倒碰到下面的問題了——

爲什麼一個婦人的天性需要一個男子的愛？她需要怎麼樣的愛情？而真正的生活究竟包含着什麼？

在我，這不是一種哲學的論題，却是一種唯物的問題，因爲我覺得欺騙已經爬進了我們婚後的生活中了；我同着那一半隱藏着的，不爲外眼所見的『我』過着一種生活，而同着另一半的『我』——又過着全然不同的生活了。同時我不知道這隱藏着的部份，這隱祕的生活是否有存在的權利。

這種見解是什麼呢——我的靈魂的忠實，還是我的靈魂的淫邪？

什麼是這些事情的準則？我不能被那種舊道德嚴肅地領導着，牠說一個婦人一旦對着社會面前把自己肉體給與一個男子

後，連一個內心中離開這條正路的觀念都是一種 Crime（法律上的犯罪），一種 Sin（道德上的罪惡），都是足以毀滅我們的不貞。我們現在不瞭解這些語句的意思，但新的語句在那兒？牠們有怎樣的意思？

爲要使你更深切地瞭解我，我得告訴你過去發生的事情。

一星期前，我的丈夫跑回家來，快活地告訴我他剛才碰到一個自己童年的朋友。他過去時常談到他，談到他們不同的性氣，恐怕就是這種性氣給他們結合攏來的。塞治老是沉靜的，拘謹的，而他的朋友佛蘭第曼，一位藝術家，却是一個沒有一定不變的生活規則的人，有些糊里糊塗的，在他內心中，感情老是支配着決斷，不允許他過着一種有秩序的沉靜的生活。但同時他的內

心中又存在着一種使得塞治喜歡他的東西。

『他飛撲在我身上，吻着我，』我丈夫說，『當我告訴我已結了婚的時候，他緊緊地抱着我的腰，使我像一隻野獸似的在街上跳躍着，而引起路人的驚訝。於是他說自己就在今晚八點鐘要來這兒看看我選擇了一個怎樣的配偶。』

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最初的感覺，是一種顯明的驚駭。你知道我們現在是怎樣過生活的；我們只有一間房子，而牠裏邊又堆滿了各種雜物，連我們旅行用的箱子和簍子也在內。家務已將我的兩手奪去了所有的柔嫩，而我的臉龐也由於無心修飾的緣故，使我的外觀要比真實年齡大五歲。

我是在害怕着，當我想到這位特意來此鑒賞和贊許他的朋友

的配偶的人兒，會看見一間糊亂的房子和我這襯着未燙的頭髮和粗糙的兩手的無裝飾的形貌的時候。

如果一個朋友走了進來，看一看你，拙笨地說些寒暄的客套，藉以隱藏他真實的印像，而接着就忘掉你的存在，開始對你丈夫談着他們雙方互感興趣的事情，在這種時候，你不知道你的自尊爲了誰而感受痛苦——爲你自己還是爲你的丈夫？

爲了這個緣故，我開始感覺到自己必須預備接待這個審判官的來臨，他會宣告一個審判，這個審判，當作一種不偏不倚的評價，對於我們婦人的自尊是非常寶貴的。這是一種好像考試一類的事情。

我當時覺得煩惱，因爲我這忠誠的丈夫沒有想到我們認爲最